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，正在公司996。中午我趴在工位上睡着了。我睡去时，开始在电脑上测试新写的模型，醒来时面前只有一行错误信息（可能是梯度炸了）。夏日的阳光隔着玻璃洒进空调房，刚醒来的我没有感到很冷。我的双臂被枕得麻酥酥的，丝毫动弹不得。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。

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，天空蓝得出人意料，全身的每个细胞都懒洋洋的，好像被打了麻药。我一生中睡过无数次懒觉，都不及那次没有力气，大概因为已经连续加班一个星期，还没有解决梯度爆炸的问题。

我爬起来debug，感觉每行代码都无比正确。那时节热气升腾，窗外刮着慵懒的风。远处有两个实习生在斗嘴，斗得脸红脖粗，发丝飞扬。这些实习生意气风发，慷慨激昂。我们正式员工不干这事。任凭产品经理如何改需求，我们都不敢说一个不。为了防止精力过剩，影响编程，上头让我们996。

每次996我都在场。对于我这种怂包，上头不会说什么。但对于格外不听使唤的，就必须多打压两句，让你们明白公司的核心价值。从此被压迫者就只知道吭哧吭哧撸码干活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，35岁被优化时，也一点怨言都没有。当然，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，在我看来，休息和睡懒觉无比重要，就如人生意义的本身。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。下半截沉在黑暗里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。那一天我二十一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。我有好多奢望，我想谈恋爱，想睡懒觉，还想站在半明半暗的云彩上，左手搂着女朋友，右手拿着放大镜，把阳光聚焦在老板办公室的窗户上，将公司大楼烧得稀巴烂。后来我才知道，996会把乘云行者变成怂包软蛋，人一天天老下去，奢望也一天天消失，最后在35岁卷铺盖滚蛋。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。那时我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，管它什么996什么老板。

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，因为我倒进了医院。这事原委是这样：晚上快下班的时候，产品经理又来改需求。我告诉他，没法这么改，技术上实现不了。他似乎没听见。我问候了他的家人，他就朝我挥了一巴掌。亏我当胸推了他一把，推了他一个屁股墩。然后很多人拥了上来，把我们拥在中间要打架。算法开发一伙，产品运营一伙，抄起了鼠标和键盘。吵了一会儿，又说不打架，要我和产品经理摔跤。产品经理摔不过我，就动了拳头，一拳打在我的眼镜上。我加班久了头晕的要命，又冷不防地挨了一拳，登时就背过去了。

医院里大家很乱。产品们七嘴八舌，说现在的程序员太不像话，不听使唤还打架。程序们说放狗屁，谁想打架，还不是你们乱改需求？老子们是来搞技术的，又不是你家养的狗，哪能你说啥就是啥。我躺在病床上也不检讨，只假装口吐白沫。后来听说记者要来，上头就想息事宁人，准了我两个月的假。

我躺在医院感到无聊，四周都是病人的呻吟，我休息不好，医院的饭也很难吃。我懒洋洋地刷着贴吧，发现有人花5万在鹤岗买房。鹤岗位于东北边疆，空山无人，流水落花，也许去那里可以修身养性。过了几天，产品经理带了几个人到医院去找我，发现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就问医生可见过王二。医生说谁是王二？从来没听说过。产品经理说那是前几天打架被送来的程序员，当时整个公司都震惊了，还有记者来过。这样提醒了以后，医生就更想不起来我是谁了。那时996程序员猝死在全网热议，公司对此紧张无比，因此谁都不乐意想起我来。

关于程序员996在网上热议的事，国内每个人都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。这是因为我一直在996，早出晚归，回家就睡觉，没时间网上冲浪，后来住了院，我也没看热搜榜。等到我出院以后，就去了鹤岗。有同事问领导王二到哪儿去了时，他说：王二？谁叫王二？从没听说过。对于程序员同事们来说，找到我有很大的好处，我可以证明大家在此地受到很坏的待遇，经常996。对于领导来说，我不存在有很大的便利，可以说明此地没有一个程序员996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存在不存在没有很大的关系。假如没有人来找我，我在鹤岗开个小卖部，可以永远不回来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对自己存不存在的事不太关心。

后来同事们告诉我，那时他们到处找我。他们到医院找我时，医院说我不存在，他们找领导问我时，领导也说我不存在。最后他们认命了，既然大家都说他不存在，大概他就是不存在罢。后来他们禁不住哭了起来。我听了这话，觉得很奇怪。我不应该因为产品经理打了我一下而存在，也不应该因为他打了我一下而不存在。事实上，我的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。我就为这一点钻了牛角尖。为了验证这不争的事实，新闻媒体来我们公司调查996时，我从鹤岗坐高铁回去，来到了公司的会场上。散会以后，领导说，你这个样子不像加班过劳的程序员。还是回来996吧。

我在公司996时，每天要写很多代码。这个活计很累，连偷懒都不可能，因为项目急着上线。我还要跑很多模型，做很多测试。原来有三个算法在搞这个，现在他们辞职了，要我一个人干。我发现我不能顶三个算法，尤其是头晕时。这时候我真想证明我不存在。

我在鹤岗开小卖部，遇到了之前辞职的算法同事，虽然留了胡子，人家还是一眼就认出我来，我的个子太高，装不矮。人家对我说：二哥。你也辞职了。我说：我不会写代码啦！虽然尽力装腔，但小卖部的电脑上还有Visual Studio的图标，一下子就露馅了。

我在鹤岗开小卖部，小卖部前是三条岔路，一条通到俄罗斯，一条通到内地，一条通到我原来写代码的地方。鹤岗人不写代码，但我和他们熟得很，他们都佩服我写的代码。那时东北的夏天来了。云从四面八方升起来。天顶上闪过一缕缕阳光。我有各种选择，可以到各方向去。所以我在岔路上站了很久。后来我回去写代码时，站在公司门口等公交车，也有两种选择，可以继续等车回家，也可以回去继续996。当我沿着一条路走下去的时候，心里总想着另一条路上的事。这种时候我心里很乱。

我爹妈说过；我天资中等，头脑灵光，人特别浑。说我天资中等，我不大同意，说我特别浑，事实俱在，不容抵赖。至于说我头脑灵光，我倒觉得没错。我不光会在科技园写代码，还会在鹤岗写代码，我可以用代码做任何事。我给鹤岗的中学老师写代码，我对教书一窍不通，可是要预测学生的成绩和偏科状况，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。所以起码有二十个老师提出过，让我去学校当教导主任，他们教学生，我写模型分析学生，我们搭一伙。假如当初我去当了教导主任，可能现在连英语都不会说了。

后来我跟同事在饭店里重温这段经历，谈到各种事情。谈到了当年的各种可能性，我总结道，那时人家想把我锤掉，但是没有锤动。我到今天还强硬如初。不爽996的时候，我还能光着屁股上街跑三圈。我这个人，一向不大知道要脸。不管怎么说，那是我的黄金时代。虽然我被产品经理打了，但我在鹤岗认识了好多人，包括贴吧的流浪汉，边关的老俄毛等等。提起会写代码的王二，大家都知道。我和他们在火边喝那种两毛钱一斤的伏特加，能喝很多。我在他们那里大受欢迎。

除了这些人，电脑里的代码也喜欢我，因为我写的模型，loss是别人的三分之一。然后就和产品经理吵架，我说，我好不容易写好了，现在你又改需求？我会写很多代码，想用代码改变世界。因为世界上谁都不要，所以就都送给鹤岗了。

我到鹤岗时，带了很全的工具，机械键盘，英伟达GPU都有，还有一对双显。在鹤岗开小卖部时，我用它教小孩编程，教他们写循环递归。虽然鹤岗很空旷，却还是有些留守儿童。他们的爹妈让我教小孩编程，让他们长大也当程序员，去大城市赚大钱。当然不是白教。所以我在鹤岗很活得过。要是不回来，现在也是东北小中产。

吃完饭结了帐，我们走到街上去。街上的阳光耀眼，天空蓝得出人意料。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。下半截沉在黑暗里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。那一天我二十一岁，我想到我在鹤岗的时候，读过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。读完我刷知乎，看见有人说他只记住了敦一敦伟大友谊，还有救吗？我回复他，说道：代入感与共鸣，来源于与作者共同的经历。你没有经历王小波的那个时代，自然只能关注他笔下的性爱。而我的生命里，没有女朋友，没有陈清扬，虽然王小波写了很多陈清扬，但我认为他想做的，并不只是与她敦伟大友谊，还有

去鹤岗，捡垃圾，开小卖部。